古华风·情怀

清明的思念

■ 张培胜

清明站在眼前，风清景明的春色淋漓流淌，收紧雀跃的心，慎终追远，思念远去的亲人，悲怆伤怀；我们可以放下忧伤，踏青赏春，释放心情，轻盈心境。节气和节日，看似互不相干，却水乳交融，把人性彰显透切，思念是记住来时的路，不忘故人情，快乐是前行的姿态，追求的脚步不变，生活的阳光披在肩，生命的色彩定会光彩四射。

杜牧的诗“清明时节雨纷纷，路上行人欲断魂。”说出了雨纷纷的真意。“若问闲愁都几许?一川烟草，满城风絮，梅子黄时雨。”想起贺铸的《青玉案》，忧愁从心底燃起，越燃越旺，缭绕心间顿成一片烟海。此时，忧愁不是平时的忧与愁，是来自远方的思念，飘荡在心底的一片伤痛。

这个节日注定与思想与伤痛相伴，过往的场景，过去的相处，留下的语言，存留的感叹，总是在这个时节变得清晰起来，牵住远去的生命，关乎现在的我们。放纵情感，放飞思绪，勾起许多人对往事的追溯和怀念，总能升华许多人心灵的惆怅和感叹。把温情拉回现实，把遗憾留在心底，如同那些牵线的风筝，无论在天边、树梢，还是落进池塘，远远近近，总会有一根线，叫作清明。

当我们面对思亲念朋几多愁，面对阴阳相隔几多忧，面对过去现在几多情的时分，我们能感悟什么？能明白什么？

最感悟的是“子欲养，而亲不待”。有些事来不及做，有些亲人来不及等，他们都老去，有的将生命化为泥了。时光无情，生命无常情。在清明时节，最想念还是远去的亲人，追思过往的点滴，缕缕情思，丝丝回味，浓厚的遗憾堆上心头，千言万语，万语千言，也在苍白。

祭奠祖先，告慰远去的亲人，把思念化为眼前的点滴行动，把忧愁在这个时节写进人生四季，然后，感怀命运，感恩远去的亲人，是血脉相连，是亲情相牵，让自己的生命呈现别样光彩。

“梨花淡白柳深青，柳絮飞时花满城。惆怅东栏一株雪，人生看得几清明。”宋代苏轼的《东栏梨花》，表达了他对人生的无限感慨，人生无常，生命短暂，这是我们必须牢记的真理。苏轼曾经位高权重，但后来一直被贬，他的人生大起大落，对一般人来讲难以承受，他没有悲观失望，淡雅面对处境，悠然面对世态炎凉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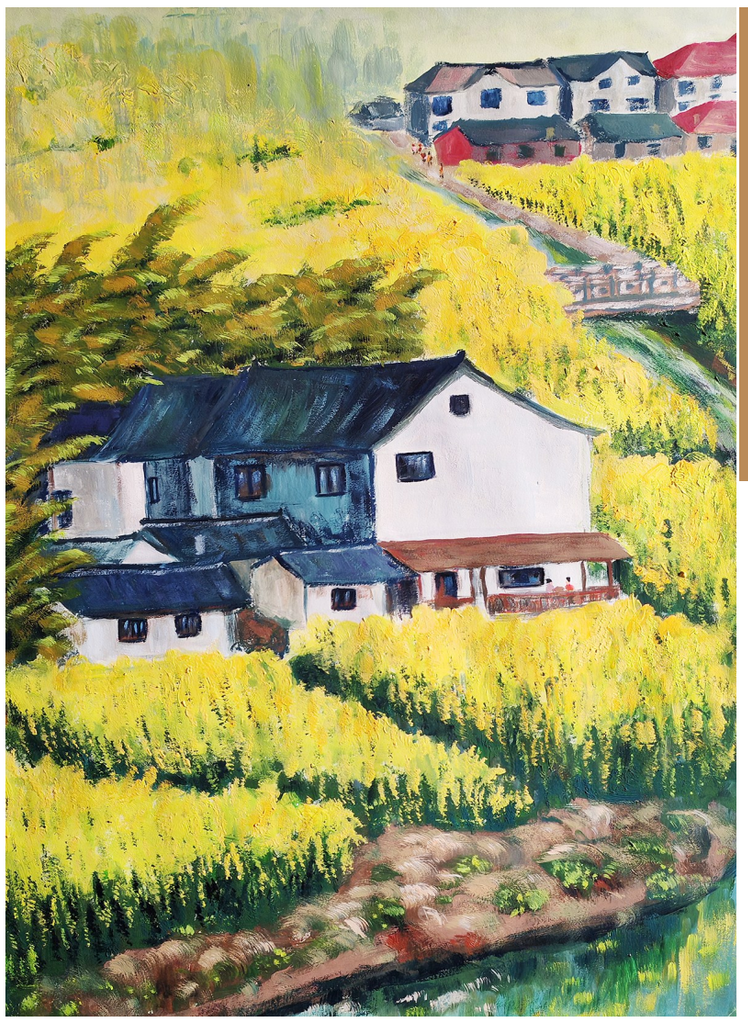
回望历史，许多人为名为利累得死去活来，争得心破血流，但一切对生命失去而言都是浮云，与其这样纠结地活着，倒不如淡然地生活，任何事努力了就宽心了，不用太计较，纵然清贫一点，宽厚的心，也把人生过得有滋有味。

清明时节，我们再一次直面生死问题。选择生命，从诞生那一刻时，我们就是奔着老去的。

想明白了，就坦然面对绝世离别，就坦然面对世态无情。生命无常，无奈于昨天的黄花，向往明天的朝阳。为此，当我们拥有着生命的时候，就应该珍惜生命的美好，珍惜与生俱来的幸福，这最基本也是最大的幸福，不要被欲望与名利遮盖，当你的亲人在你的生命中消失时，当清明节这天，勾起了你对远去的亲人的思念时，是不是能够切实地感受到生命的美好呢?

生命美好，也有消散的时候。珍惜生命，珍惜当下，带上爱上路，这是我们对远去亲人最好的回报，爱自己，爱亲人，用善良作底色，宽容他人。任何事，努力了，向上了，结果不重要，只要心中凝聚有爱。因为生命才是最值得我们珍惜的。

副刊投稿邮箱：
fxb_ghf@126.com
（“发现贤城之‘魅’，记录时代‘足’音”主题征文长期征稿中）



古华风

印象李窑村（水粉画）

■ 唐顺丽

古华风·诗歌

永恒的丰碑

■ 丁红飞



清晨，踏入烈士陵园，
苍翠林木交相辉映下的枝叶，
让安眠于这里的英灵，
有屹立不倒的荣光被后人铭记。

悄然隐去的英姿，在这高耸的墓碑上，
刻着不朽的诗行；
倘如这片刻的宁静感动了你的灵魂，
让你的泪珠默默滴下，
这是激励后人前行的圣地。

每一片翠叶，宛如英烈炽热的心，
历史与现实的光影交叠中，
什么是忠诚，什么是勇敢，什么是担当？
不得不让后人为之震惊和称奇，
你的名字，永远刻在历史的丰碑上。

我缓缓前行，目光所及之处，
仿佛看到先烈们英勇无畏的身影，
我们铭记这段历史，
珍惜当下，更要为未来而努力奋斗，
记住，每一座烈士陵园，
都是一段历史的见证，
更是英雄精神的象征……

古华风·人生

记忆里的父亲

■ 品 莲

又至清明，每年这个时节，捧上一束鲜花，带上些许吃食，去祭拜天堂里的父亲，与他隔空对话，聊会两个世界的话题。父亲生于1933年，祖母在其两岁时就因病过世，父亲坐在做裁缝的祖父挑担里走街串巷度过了颠沛流离的童年。后来，祖父用做裁缝挣来的钱送父亲上了四年私塾。长大后的父亲，成了村里为数不多的“文化人”，后来又成了生产队的会计。

一晃，父亲已远行十七年了。随着岁月的流逝，关于父亲的记忆正一点点淡去，但有些事却依然刻骨铭心！父母育有我们三个子女，我是家里的老小，自幼得到全家人的宠爱。小时候最留恋的是父亲的肩膀和后背，父亲经常背着我玩耍、出行。记得我五、六岁那年，邻村大队广场上放电影，那时家里也没有自行车可骑。于是，吃过晚饭，父亲就背上我。记得我是骑坐在父亲的肩膀上的，开心得摇头晃脑，嘴里还喊着“驾、驾、驾……”和村里一群人一起，沿着田间小路、水渠大道，步行一个多小时才到达邻村大队广场。看完电影后，父亲又背着熟睡的我步行一个多小时回到了家。小时候的我，总感觉父亲力大无比，可以一直背着我，长大了特别是自己也成了母亲后才发现，那是一份沉甸甸的爱，那晚看了啥电影我不记得了，但骑在父亲肩背上摇头晃脑的情景一直深深地烙印在我的脑海里！

八十年代初，我考上了中专，实现了父母跳出“龙门”的希望，已然也成了父母的骄傲。上学那天，我清晰地记得，是父亲用扁担挑着我的书本、被子和日常生活用品，步行近一个小时把我送到镇上再坐车去市区学校报到的。虽然，担子很重，但父亲脚步轻盈、面露微笑，还不时跟村里人打招呼告诉他们：我女儿要去市区读书了！喜悦之情溢于言表。看得出，他不仅是为自己的宝贝女儿骄傲，更为自己培养儿女有方自豪。

平日里的父亲为人敦厚，言语不多。但对工作却是踏踏实实、认认真真，作为生产队会计，除了每天要汇总社员们的工分，记录收预支情况，每年最重要的事就是年底的分红。记得有一年分红，包完每家的钱后，对账发现少了一毛钱，父亲他们把上百个已包好的钱袋子重新拆了一个个重数，折腾了大半夜，才从一个袋子里找出了错放的那一毛钱！弄齐整后，父亲他们和衣在放全队人家钱袋子的大箩筐边守护了一夜，第二天才安安心心地把钱分给各家各户，再一次出色完成了全队“财务管家”的神圣使命！

父亲离开我们了，但父亲对我们的爱却时常会出现在我的脑海里，点点滴滴，清晰又泪目。又到清明，站在父亲墓碑前，祈祷天堂里的您平平安安！不管您走多远，您永远在我们儿女的心中……

古华风·生活

篱笆旁的野蔷薇

■ 李 清

春日的早晨来到郊外，沿着乡间小路慢慢走着，看到路边歪歪斜斜的竹篱笆边，一丛野蔷薇正热热闹闹地开着。竹篱笆的枝条间嵌着泥土和枯草，衬得它更添几分野趣。

从篱笆缝隙里探出来的野蔷薇，粉白色相间，或是淡淡的浅红色，没有层层叠叠的花瓣，每一朵上只有五片，却朵朵都精神十足，昂首挺胸地缀在枝条上。它的枝条上长满了细小的尖刺，密密麻麻的，带着几分凌厉，顶端的花朵却柔软得像婴儿的肌肤，摸上去细腻柔滑。

野蔷薇的香气也不浓烈，不像栀子花香那样霸道，也不像桂花香那样绵长，要俯下身去凑近它，屏息凝神嗅一口，才能捕捉到它淡雅的香气。

家乡小镇的西边有一条沟，多少年来，乡下人随口叫它“蔷薇沟”。那条沟夹在两片田地之间，常年有清澈的溪水潺潺流过，岸边长满了野草、野花。小时候，春日里最显眼的，就是沟两岸的野蔷薇了。整条沟的两岸满是粉白、浅红的花朵。香气顺着溪水飘出去，半里地外都能依稀闻到。

不过在大人们的眼里，野蔷薇只是一种再普通不过的野草。农闲时节，大人们会拿着镰刀，割下野蔷薇的枝条，带回家晒干后，要么用来编篱笆，要么当成柴火，塞进灶膛里烧火。父亲说，这野蔷薇很“贱”，随处可见，不值钱。可即便被这样看待，野蔷薇也从未抱怨，依旧每年按时开花，装点着乡间的春日。

后来，我离开家乡多年。回家经过蔷薇沟时，那条沟还在，可两岸的野蔷薇却少了许多。原来为了方便灌溉，修起了水泥渠，农药的使用也越来越多，那些曾经肆意生长的野蔷薇，渐渐被杂草取代了，只剩下零星几丛在角落里默默绽放，再也没有了当年“香飘半里”的盛况。

野蔷薇和常见的月季、玫瑰同属蔷薇科，算是近亲。可它和月季、玫瑰又有明显区别。月季一年能开好几次，野蔷薇一年只开一季，花小，瓣单，香气清淡，而有着月季没有的野性。野蔷薇的叶子比玫瑰的光滑，刺虽细小却密集，花朵朴素，却有着顽强的生命力。

野蔷薇开花之后，会结出小小的果实。果子成熟之后红艳如珊瑚，圆润可爱。熟透了的蔷薇果，味道酸酸甜甜的，我们孩子们都喜欢摘来吃，也可以晒干了泡水喝。到了冬天，叶子都落光了，红色的小果实依旧挂在枝条上，经冬不落，成为鸟雀们过冬的粮食。

古代文人在诗词里写过蔷薇。比如唐代诗人高骈在《山亭夏日》里写道：“水晶帘动微风起，满架蔷薇一院香。”微风拂过，帘子轻轻晃动，满架的蔷薇盛开，香气弥漫了整个庭院，清凉又闲适。只是，诗中的蔷薇是“养在深闺”的栽培蔷薇，长在架子上、栏杆旁、庭院深处，有人呵护，有人欣赏。而篱笆旁的野蔷薇，没人给它搭架子，没人精心照料它，也没人夸它“有情”，它只是自己顺着地面爬行，攀着篱笆，迎着风雨，热烈而执着地开着。

野蔷薇开得最盛时是在谷雨之后，可以说是暮春的风景，也是春天的“压轴戏”。它开放时不争不抢，从不与桃花、杏花争艳，也不与油菜、紫云英比热闹，只是在春天快要结束的时候，默默绽放，像是在提醒人们：春天还没走完呢，再好好看看这春日的美好吧。

小时候，野蔷薇开得没完没了，我总以为它开了，春天就还很长，就可以什么都不用想，一直无忧无虑地在大自然中玩耍。长大离开家乡后，回想起来才意识到，野蔷薇一谢，春天就真的要过去了，就像我灿烂的童年，一旦逝去就再也回不来了。

在外的日子里，每到春日，我总怀念长在篱笆旁的野蔷薇，怀念有野蔷薇盛开的春天，怀念满是蔷薇香的时光。

古华风·校园

那一次，我真的很棒

■弘文学校 邹雨晨

“长风破浪会有时，直挂云帆济沧海。”时光匆匆，成长路上的诸多往事如繁星般璀璨，而那次画画考级，在我的记忆中闪耀着独特的光芒。

那是一个暑假，我迎来了画画9级考级。清晨，我满心雀跃地来到培训班集训，心就像一只不安分的小兔子，满是对考题的期待。然而，当接过稿子，我仿佛坠入了冰窖，题目之难远超想象，期待瞬间破碎。

老师讲课，我全神贯注地跟着画。看着作品初具雏形，我不禁沾沾自喜，仿佛胜利就在眼前。可当自主创作时，我的得意瞬间消散。笔下的人物五官扭曲，双眼呆滞，坐姿怪异，仿佛被施了魔法，怎么都画不好。我像斗败的公鸡，垂头丧气地离开画室，户外的蝉鸣如刺耳的嘲笑，我气冲冲地跑回了家。

回到房间，我望着窗外，一只小鸟努力学飞，一次次跌落又一次次振翅，最终冲向蓝天。我恍然大悟：没有人天生就会一项技能，成功的钥匙是努力！此后两周，我日夜苦练，进步显著。

考级那天终于到来。考场里，窗外阳光透过树叶的缝隙，洒下一地碎金，像是给考场铺上了一层金色的纱幔。我深吸一口气，如同即将奔赴战场的勇士，拿起画笔。笔尖轻触纸面，沙沙声宛如一首悠扬的小夜曲。我紧紧握着画笔，手微微颤抖，心中既有紧张又有期待。我告诉自己：“不要慌，你可以的！”

我小心翼翼地勾勒着每一条线条，眼神紧紧锁住纸面，仿佛那是整个世界。时间如潺潺流水，在我的专注中悄然流逝。当画到人物的眼睛时，我格外谨慎，轻轻转动手腕，一点点描绘出灵动的眼眸，仿佛赋予了它生命。汗水浸湿了我的手心，我顾不上擦，只是全身心地投入到创作中。

当最后一笔落下，一幅完美的画作跃然纸上。我看着它，心中满是自豪。最终，我成功通过了考级。

这次经历让我明白，成长路上困难重重，但只要怀揣信念、奋勇前行，定能披荆斩棘，绽放属于自己的光彩。那一次，我真的很棒！

本报地址：上海市奉贤区南桥镇解放东路866号 电话：57191515*306（报纸编辑部） 发行57191515*315 邮编：201499 印务照排 电话：57191515*315 上海浦东彩虹印刷厂承印